

在戶外的清晨總是特別新鮮、啊說錯了，應該說醫院外的早晨真是讓人覺得新鮮。醒來後看了下新買的鬧鐘——定在九點的鬧鈴還沒有響，指針還位在七的位置，現在是早上七點。
「結果提早醒來了哪……」

知更鳥盯著時鐘，一面豎起耳朵聽著樓上及樓下的動靜：「結果早了兩個小時醒來……醫院的固定習慣得趕緊戒掉才行。」

不過，即便現在才早上七點鐘，不論知更鳥再怎麼認真的聽，樓上及樓下都空無一人，僅僅留下一樓餐桌上的一張便條。

『露薏絲：

對不起，我先走了，晚上有客戶會議，可能也不會回來，早餐午餐跟晚餐妳就先自己去買，錢跟外送本還有地圖在桌上喔。

By 姊姊露西亞』

捏緊了那張匆忙寫下的便條紙，知更鳥有點陌生的看著寫有自己本名『露薏絲』的位置，最後在出門前拿起了筆，在便條紙尾端補上了句子。

『路上小心。 *By*知更鳥』

早上的陽光果然還是最棒的！

只可惜七點還是有點冷，知更鳥背著不久前也是新買的包包，拿著地圖，開始了自己的探險。

路上車輛不多，但是卻有很多跟自己年紀差不多的人，匆匆忙忙趕路的、三三兩兩聊天的、騎著腳踏車呼嘯而過的都有，而且幾乎都是背著書包。

啊……這麼說，今天好像是禮拜一耶，她愣愣的看著。

是要上學吧？

真好耶？

雖然不少經過的學生對於明明是上課時間，卻穿著一身白洋裝緩慢走路的知更鳥報以奇怪的眼光，不過知更鳥只是逕自的沿著馬路的邊緣走下去，也沒有要跟誰搭話的意思。

那麼——接下來要去哪裡呢？

不遠處傳來鐘聲，是上課鐘，但千奏正離學校越來越遠。制服下擺沒有紮進褲頭，而是隨意放出來；書包似乎什麼都沒裝，斜背在背後，以便雙手能插口袋；褲管捲到腳踝上，一雙紅帶木屐喀啦喀啦的響著。

就是翹課少年該有的樣子。千奏最喜歡在上課時間到街上晃晃，因為人最少，空氣中少了人語的喧鬧，特別清新美好。他沿著人行道緩緩的、毫無目的閒晃，偶爾看到貓，就從書包裡拿出白吐司餵牠吃。有的貓吃掉了，就讓千奏摸摸頭；有的聞一聞，就沒趣的走掉了，他也不以為意。就這樣走走停停，過了一個上坡，他突然被一個身影吸引住了目光。

是一個穿白衣的少女，頭髮也是淡得可以穿透的顏色，在沒有人煙的路上，她特別醒目。以前並沒有看過這個女孩，是來小詭町玩的觀光客嗎？但她身上既沒有背包，也沒有行李。

沿著馬路這端走的話，會通往哪裡呢？

知更鳥還是看不太懂地圖，上面許許多多縱橫蜿蜒的線條，看起來就像交錯成複雜的圖案，回家時就拿這個當成繪本的新靈感好啦？

把地圖收起來，摺好放進包包裡面，決定照著自己的猜想一路直直的走。

遇到十字路口，她毫不猶豫的繼續往前；遇到障礙物，就想辦法繞過去維持原本的路線。

不知不覺得，她已經忘記原本的外出是為了買早餐跟確認超商的位置了，只是興致盎然的筆直向前——直到她碰到了一個新的障礙物。

「啊……」

看到了貼在地上的新朋友，知更鳥停了下來，蹲低了身子打招呼：「你好啊，我是知更鳥。」

輕輕將身子挨近牠，淺褐色的溫暖瞳孔散發出友善的光澤：「你一個人待在這裡多久了呢？是不是在等人呢？」

像是在等對方回答一樣，知更鳥隔了約五分鐘後，才再度開口說下一句話：「這樣啊……你不知道要往哪裡去嗎？」

她摸了摸對方依舊柔軟、卻沾上了不少黏膩的毛皮：「這樣下去是不行的，那我幫你找一個好地方睡覺吧！」

伸出手，知更鳥將不能動了的新朋友抱起來，小心的撿起了中途掉落下來的內容物後，毅然的回頭往反方向走回去。

黏膩帶有腥味的液體真的不好聞，甚至沾到了她身上的白色洋裝，但她仍像是守護著某種寶物一樣，輕輕的、溫柔的一遍又一遍的撫摸過那小小的耳朵、四肢以及尾巴。

「走吧？」

「喵？」

虛空中，一生若有似無的貓叫聲傳來。

——那女人在幹嘛……

千奏微微皺眉，白衣少女的手裡似乎抱著什麼，一團模模糊糊的東西，滴著紅色的黏液，她的洋裝上也沾上了不少。千奏再走近些，終於看清那是什麼了。

是一具被車輾爛的貓屍。

「.....」女孩毫不在意的撫摸著屍體，一邊喃喃自語，像是在對貓說話。她知道那貓已經死了嗎？一般正常人應該都看得出來才對。

千奏聳聳肩，正要與女孩錯身而過，卻又停了下來——她似乎要往神社的方向去。

回程時多了個夥伴，知更鳥稍微有點開心，如果扣除掉要一直小心貓的一些部分掉下來的話，就更好了。不過，雖然說答應要帶牠去一個能夠好好休息的地方，但是她對於小詭町裡究竟有沒有適合的場所還不太清楚.....如果要找個適合這孩子的地方的話.....

腦海裡浮現的，來的時候.....似乎有經過一座神社？

神社、啊？

對於神明，知更鳥了解的不是很多，因為她從來沒看過.....但既然是神社，應該就跟教堂一樣，也是很多人前去祈禱的場所？

不知不覺，腳步已經踩上了心中所想的那座『神社』的土地，瀰漫在建築物旁，是莊嚴卻又乾淨的氣息.....所以，這是好地方，對吧？

在她到圍牆的一角蹲下來，開始伸手挖土時，她是這樣認為的。

「喂，妳在做什麼。」千奏站在女孩身後，無預警的出聲了。從女孩進神社就一直觀察她在作什麼，本來只是好奇加上無所事事而已，但如今已經不是能隨便忽略的情況了。

「姆？」有點驚異的回過頭，意外的發現有人在自己後面，知更鳥停下了手裡的動作，鬆開了手上的土：「咦.....」

不得不說，她很久沒有跟醫院以外的人說話了，連搬到了新家，和她對話的人也只有姊姊而已，所以即使只發出了一個音，知更鳥也苦惱了好久：「恩.....」

該怎麼告訴他呢？

「我在、送牠入睡？」

其實千奏不難理解這樣的行為。就像教堂與廟宇一向都是埋葬小動物的勝地一樣，神社也常有人會來埋些小鳥小狗。但其實這是不允許的，環境衛生是原因之一，而且，這畢竟是神的領域，這樣做有些失敬。「這裡不能隨便埋屍體，小姐。何不埋在妳家後院呢？」他建議。

「姆、原來不行嗎？」

知更鳥睜圓了眼，雖然半疑惑，但還是聽取了對方的意見，乾脆的放棄了埋在神社的主張：「不過，我現在的家沒大到有院子，請問一下，你知道這附近有沒有寬廣、又有泥土、舒服的地方呢？像是公園.....？」

「公園也不好吧，要是被小孩發現可能會嚇到也說不定。」千奏偏頭想了想，「這樣吧，神社的後面有座小山丘，那裡已經不是神社的土地，也沒什麼人會去，我想小貓在那應該會很自在才對。」面對想埋葬小動物的善良女孩，千奏的語氣也緩和了下來，像在哄孩子一般說道。

「小山丘嗎？」知更鳥不禁抱緊了手中的貓：「是在神社的後面？我、我可以去嗎？」

好像被允許了的感覺讓她一瞬間像是氣球被充飽了一樣，雖然才說了幾句話而已，但是喉嚨就因為興奮而幾乎要乾涸，她趕緊吞了口口水，像是要儲備什麼戰力：「那請讓牠去吧！」為了強調這句話，甚至還低下頭將貓高高舉到對方眼前，有如認真的要託付什麼——如果手上抓的不是一隻死掉的貓的話。

「.....如果不想讓牠死無全屍，妳還是抱回懷裡去吧。」千奏看著呼之欲出的內臟們。「那地方是無人的野地，大概是政府所有吧，就算妳不埋東西，死在那兒的生物也不少，所以放心吧。」停頓了下，「而且，這小東西是被人類的車害死的，我想沒有人類的地方，會比較適合牠。」

「你要幫牠取名字嗎？」

在被領到小山丘後，知更鳥二話不說的就蹲了下來，雙手掘進了土裡，開始挖出了一圓圓的土坑。這句話聽起還很普通，只是，順序跟時機似乎都不太對。

「.....牠不是我的，我為什麼要幫牠取名字呢？」何況牠都死了，不過千奏沒說。「妳檢到了牠，想取名的話，也是妳取吧。」考慮了一下，還是蹲下來，幫女孩把坑挖到適合貓的大小。女孩纖弱的手腕還纏著繃帶，似乎不太有力。

「謝謝！」對方的幫忙讓她感到驚喜，不過她還有話想說、畢竟難得碰到了可以說話的人——就各種意義上來說。「不過這孩子可以找到休息的地方，也是多虧了你.....」說著說著，土坑在兩雙手的挖掘下也逐漸成型。

「如果沒找到好地方的話，這孩子就會找不到地方回去了。」

替貓把毛皮做好最後的打理後就放進坑裡，臉上的表情與其說平靜，不如說是柔軟：「名字就叫——姆.....還是不取好了，不然要是反而害牠捨不得走就不好了。」

「我也不是那種.....會替路邊野貓找歸宿的善良人。」千奏聳聳肩。「妳也挺勇敢的，一般女孩子應該不敢直視被輾爛的動物吧，更不用說碰牠了。」見女孩已經把貓安置好，便開始為牠覆上土。「或許妳會養隻活著的動物，到時，妳愛取什麼名字都可以。」這種話，好像不太能算是安慰。

「也不能說是勇敢啦，」看著坑逐漸的被填平，知更鳥目送著貓咪的被掩埋回答：「只是.....反正以後人也會變成一樣嘛，就某方面來說，牠還算是我們的前輩喔，比我們早先一步先去了呢.....啊！糟糕！」語氣在前面還說得相當平穩，但注意力中心的貓被埋起來後，知更鳥才想起了另一個重要的問題：「糟糕.....呃..那個.....」

抬起頭想跟眼前唯一一個能幫忙的人講，卻又叫不出名字：「那個....這位朋友....」

這女孩對生死的觀念真是有趣，與其說是無畏，不如說是非常習慣的樣子。不知道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經驗，才讓她變成這樣。「你可以叫我千奏。」千奏直接替她解了答，「怎麼了嗎？話說，我也還不知道妳的名字.....？」

「千、千奏嗎？」得到解答讓她像是得到紓解乾渴的解藥之一，不過也只是之一而已：「請、請問這裡離你的家很近嗎！？請借我可以漂白用的東西...那個、那個叫什麼去了呢.....」

「妳說的是漂白水嗎？」千奏站起身，拍拍膝上的泥土，「我家不遠，跟我回去吧。雖然現在是上課時間，我爸大概會念兩句.....妳，不用上課嗎？」方才有問對方名字，不過沒有得到回答，只好繼續以「妳」稱呼對方。看起來年紀比自己小、也可能同年，總之應該是還需要受教育的年紀。

「對、對，是水.....漂白水！啊、還有是知更鳥喔！」一開心起來的知更鳥，沒留意到自己把兩個問題全擠在一句話去回答，只想著幸好姊姊直到晚上都不會回來，就算回家，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東西可以清掉呢.....話又說回來，一看到那隻貓她就一股子腦熱，實在沒多的思緒能去想到『自己還穿著白洋裝』這回事呢。

「恩.....上課嗎？唔.....因為我是最近才可以出來的，所以醫生和姊姊都覺得，等我穩定一點後再考慮去學校會比較好，畢竟我有五六年沒有去了。」

果然還是會被問這問題呢，畢竟這個時間在外面，但想到這裡，她眉頭不禁一皺：「可是，千奏也沒有上課啊？」

「知更鳥.....這樣啊。」從女孩的話裡不難猜出，她長時間待過醫院這件事。但隱約察覺事態的千奏覺得繼續深問下去有點失禮，於是將話打住，不再追問。

「其實我是應該去上課的，」說到這，千奏露出一瞬間愉快的微笑，但嘴角很快恢復直線，「但比起沉悶的教室，我更喜歡到處走走逛逛，就是這樣。喏，我家到了。」拿出鑰匙將門打開。這麼說來，最近讓不少奇奇怪怪的人進家門呢，這樣真的好嗎？千奏嘆了口氣。

「嘛.....我也不是很了解上課，那是我10歲時的事情了，記不太得啊！」

對於自己不了解的事物.....應該說曾經熟悉的事物，知更鳥試著把自己的記憶往前推，看看能否回想起一些住院前的，一般人都有過的體驗，卻只得到模糊的畫面，還有不太清楚的感覺。

「不過如果能在這之中找到自己想做的事的話，不也很棒嗎？」

站在門口的知更鳥露出微笑：「那.....我要進去囉？」

「是啊，我就是這麼想的。」知更鳥似乎努力的想憶起什麼，千奏看了有些苦澀，連忙把門拉開，「請進。」

也曾經這麼做過呢，自己。但有些事，努力回憶也想不起來的。或許那些是忘掉也好的回憶，只能這樣安慰自己。

我想我們都是的吧？

在進門前，知更鳥朝著千奏以及屋子的方向鞠了個躬：「那麼.....」

「打擾了。」